

2016
序言
宾阳县文史资料

第七辑

9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宾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宾阳文史资料

第七辑

CH104612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宾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 程思远
主 编: 吕继池
副 主 编: 李仲显 蒙成干
编 辑: 陆泽浩 王兆元 章士高 曾凡源
校 对: 李丽芬

政协宾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宾阳县印刷厂印
1/32 3 印张
字数: 52,000 印数: 3,000
准印证 N O • 06—15
定价: 1.00元

目 录

珍贵的赠言.....	莫 川(1)
苍抱岭战斗.....	文 光(7)
民国十年粤军被困在宾州城.....	张文健(13)
恭村人民抗日斗争片断.....	蒙启豪等人口述(17)
抗战前后宾阳修械班的回忆.....	蒙日富口述蒙德居整理(22)
桂南会战检讨会提案简介.....	梁志强(25)
“三寓”“三自”政策在宾阳.....	磨文雄 (31)
解放前夕宾阳县城见闻.....	朱炳旸(36)
民国年间宾阳警察组织编制.....	磨文雄 (40)
解放后至六十年代初期我县行政区域建置情况.....	(42)
解放前芦墟的兑换业和银匠摊.....	伍文惠(55)
我所知道的革命烈士李杏安.....	朱炳甘(59)
陈学人在宾阳二三事.....	朱炳旸(65)
爱国华侨教师韦同芳.....	李大庸(71)
民族英雄刘永福将军夫人黄八姑.....	蒙成干收集整理(78)
清代举人陆生兰.....	陆致祥 (89)
宾阳县立女子小学.....	张文健(92)

宾阳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95)
来稿摘要.....	(98)
更正	(101)
补白：清末一桩催粮事(16) 为司令员买车票(21)	
古漏险隘变通途(24)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知多少(70)	

珍贵的赠言

——回忆毛泽东同志对我们一次亲切教导

莫 川

编者按：莫川同志，原名磨金宏，是我县武陵乡高荣村人。青年时就读于宾阳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投笔从戎，考入国民党空军学校。在进步思潮影响下，他和广西几位同志相约，徒步由成都奔革命圣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是年秋天，随八路军120师深入敌后，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不久，又随军回晋西北创建晋绥解放区，从事党的宣传、理论、教育工作。全国解放后，转入空军部队，历任团、航校和师政委、政治部主任等职。1980年到四川师范大学工作。现已离休。莫老才思敏捷、豁达乐观，著有《老一辈革命家论思想品德修养》等书。《珍贵的赠言》是他即将延安时亲自聆听毛泽东同志报告的回忆录。

一九三九年六月，正当我们在陕西正宁县的山坡上挥锄开荒，进行生产自救的时候，罗迈同志（注一）匆匆回到学校，传达中央的指示。他要求我们火速赶到延安，去接受新的任务。于是我们沿着羊肠小道，翻过了从正宁到富县的大山，行程七百余里，七月初终于到达陕北这个革命圣地。

这时延安的政治气氛变得相当紧张肃穆，人们的话题，都是谴责国民党投降派如何如何，多有不胜愤慨之意。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大字标语也到处可见。起先我们都觉得有点奇怪，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是国民党投降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湖南平江惨案的血迹未干（注二），陕西西安国民党部队围困陕甘宁的风波又起，明的汪精卫已经公开投敌，暗的张精卫、李精卫也在里应外合，唱双簧戏，抗日战争面临着是战还是和，是胜利还是失败的严重关头。

人们都很清楚，投降是当时抗战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则是为投降做准备。为了制止投降，延安召开了制裁反动派的大会，毛泽东同志还发表了反对投降的文章，他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都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

除了开大会，写文章，广造舆论揭露投降派的阴谋，以引起国人的警惕外，党中央经过反复的讨论，认为制止投降最切实最重要的办法，还是迅速壮大人民的力量，巩固和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到延安去接受的就是这样一个紧迫的任务。

七月上旬，延安举行了热烈的抗战二周年纪念会。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学校通知我们去听一个报告，并且规定谁也不能缺席。当我们列队到达大会场时，会场已坐了一排排的人群，歌声、啦啦队声和人们的欢笑声此起彼落，可队伍还是不断地从大门口鱼贯而入，把会场的每个角落挤得满满的，估计不下五六千人。我们都在猜想：“是谁作报告啊！怎么这样多人，这样重要。”

一会儿，只见成仿吾校长陪着一个高大魁伟的人进来，这人是大坡头，脸色微黑，嘴下有个肉痣，目光炯炯有神。虽然穿的一套灰色衣服已经破旧，但却十分干净整洁，就连裤子膝盖上那两个补丁，也是四四方方甚为对称。他坐在报告台旁，一面吸烟，一面面对着我们微笑。有的同学认得是毛泽东同志，大声呼喊：“啊！是毛主席！毛主席！是毛主席给我们作报告！”我们太幸福了，一时间欢呼声、鼓掌声响彻会场上空，经久不息。

直到大家都安静下来后，成仿吾校长才正式宣布开会。他说：“同学们！今天我们请毛泽东同志给大家作一个重要的报告，在他作报告之前，我先宣布一个中央最近才作的十分重要的决定，经过中央批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工人学校和青年训练班，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挺进敌人后方，到晋察冀去，同根据地的军民一起进行抗战建国的伟大斗争。毛泽东同志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口音很重，一开始讲话，就用他特有的幽默逗起同学们的兴趣。他说：“同学们！我不是来给大家作报告，而是代表党中央来给大家送行的，是来欢送大家到前方去的，既然是欢送，免不了得讲几句话，就叫做临别赠言吧！你们看好不好？”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叫喊：“好！”鼓掌声，欢呼声又一次震动了会场，震动了周围的山谷。

毛泽东同志从国内外形势讲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极端重要性，又从三个坚持和三个反对讲到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然后引用他在不久前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

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队伍，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青年学生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有了这支军队，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鼓舞我们到前方去，一定要和那里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毛泽东同志讲话的逻辑性很强，观点非常鲜明。他再三强调：“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对于陕公、鲁艺、工人学校和青训班的学生，他特别提出同学们能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到延安来，本身就是个革命的行动。这条路是走对了，但仅仅是个开头，革命的路子还长，勉励我们坚定方向好好走下去。

毛泽东同志讲话很善于用人们熟知的事例来做比喻。在讲到参加根据地的抗战建国的斗争时，他要我们向青松和杨柳学习，学习青松的原则性，也学习杨柳的灵活性。他风趣地说：“青松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它生就一副傲骨挺立在冰天雪地之中，越是严寒越显出它的岿然不动的本色。杨柳则随风飘荡，非常灵活，它植根于大地，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学士吟诗作画，歌颂

青松和杨柳的性格，可见青松和杨柳是很受人们喜爱的。”他要求我们同敌人斗争时，既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

毛泽东同志知识渊博，知道的典故很多。他看到我们都是青年人，专门讲了青年人的可贵的品质和弱点。他说青年人喜爱学习，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政治敏感，富于创造精神，对国家民族的兴衰有强烈的责任感，因此，中国多次革命运动，大多是青年人带头发起的。但是青年人也有弱点，不够冷静，容易骄傲，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主观片面性都比较大。针对青年人的弱点，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一不要做吊死鬼，二不要做冒失鬼。吊死鬼都是看不短见丧生的，所以看问题要看得长远一些，不要有一得之见，或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冒失鬼则是遇事急躁，不能深思熟虑，往往因小失大，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害。所以我们要革命就得不骄不躁，凡事三思而后行。”

听完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我们都受到很大的教育。我们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更有信心了，对自己应该走的道路更加明确了。不久我们就告别了陕甘宁边区，到远离延安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去了。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学校正式挂起《华北联合大学》的牌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们都被分配到各条战线，各个单位，各个部门，有的被分配到其它抗日根据地去。我们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在同根据地军民一起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遵循毛泽东同志的临别赠言而成长起来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已由一个年青人变成一个老年人，许多往事都想不起来了，但毛泽东同志的幽默的语言，生动的比喻，风趣而又深刻的典故，语重心长的亲切的教导，还

经常在我耳边回响，在我脑海中反复缭绕。实践已千百次证明：毛泽东同志指示的走与工农群众结合的道路，是我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的唯一正确的金光大道，是我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施展才华，报效祖国，并且使自己更加成熟，更加受到人民群众称赞的根本途径。今天我国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历史条件虽然改变了，可是对我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来说，毛泽东同志的临别赠言还是象金子一样珍贵，还具有十分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注：

（注一）：罗迈、即李维汉，当时是陕公副校长。

（注二）：平江惨案，发生于1939年6月，国民党投降派向我新四军后方平江办事处突然袭击，屠杀我办事处主任涂子坤等六人。

苍抱岭战斗

文 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韦立仁同志代表桂中南地委在宾永边界上成立一个临时联合指挥部，把活动在宾永边界上的永淳县坚强连、宾阳县红光连和志勇排，组成联合部队，执行暂时任务。指挥部由韦立仁、曾小琳两同志领导，派我为作战参谋。

宾阳县南区山口乡的施村，解放前是一个有五百多户、二千多人口施姓大村。全村由上施、下施两个自然村组成。下施村在一些顽固分子的把持下，对我人民解放军抱着不友好的态度。我地方干部施念本等同志，只能进上施村活动，进不了下施村。因而，大大地影响宾阳县南区工作的开展。为了打开工作局面，联合指挥部接受中共宾阳县南区区委领导黄英强等同志的意见，于十一月三日晚间，联合指挥部由中华乡黎村率领联合部队进驻施村，住宿在上施村。

十一月四日早，我即带领有关的连、排长，视察施村及其附近的地形，布置好岗哨，作好各种应变的准备。韦立仁和曾小琳等领导同志，召集村干部研究开展下施村工作的方法，派和下施村有亲戚关系的政工人员韦林同志到下施去做教育疏导工作，努力争取用和平方法打开下施局面。但是下施村在一些上层顽固分子的把持下，不仅不开门让我们的人

进去，反而向围墙外打枪示威。为了压下顽固分子的嚣张气焰，指挥部向下施村发出最后通牒，限其于上午十时以前，派出代表到上施村与我谈判解决问题；如敢蛮不讲理，则采取军事行动。下施村虽然按时派代表来了，但谈判没有成功。因为我们部队入村后，他们已派人到武陵向敌人报告去了。他们派人来谈判，只是为了应付和麻痹我们，企图拖延时间而已。

上午十时左右，岗哨报告说，发现村上群众慌慌张张，把未晒干的稻谷和衣服都抢收回去了，不知是什么问题。同时，曾小琳同志也接到从武陵送来的情报，说武陵的敌人正在集合准备出发，但企图及去向还不明白。根据两方面的情况合起来分析，我们断定敌人是意在偷袭，想把我围歼于上施。因此，我建议立即把部队撤出村外，利用苍抱岭及其附近的复杂地形，对来犯之敌实施反击。这一建议经韦立仁同意，即将部队迅速转移出村待命；同时我带领坚强连副连长屈墨林、红光排排长陈淡漠和警卫员覃林全等同志，以最快的速度攀登上施村旁边的水井岭顶。在山上，我用望远镜先朝通经武陵墟的道路反复搜索，无敌踪影；再朝施村西南方向的群山观察时，即发现敌人从山内窜出来。以身穿草绿色衣服的常驻武陵墟的省保安队第六团的一个连约一百五十多人和两匹战马为先导，后面跟着穿黑色衣服的地方团队约一百八十多人。前后三百余人排成一条长蛇阵，向四国村游移。他们走到四国村以西的山脚后，就沿着四国村附近低洼地带，朝着施村方向急速袭来。敌人来得很隐蔽很狡猾，先入山再出来，不走大路走小路，我瞭望哨也没有发现。敌人的作战意图很明显，目的就是想抢占村边的水井岭，石背岭

等几个制高点，控制由上施入山通路，把我压在上施村，置我于动弹不得、受困挨打的被动地位。如果我们不当机立断，迅速撤出上施村，敌人的企图得逞，双方在上施村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就将难免。从兵力对比看，敌倍于我，主力是省保安队，武器装备也比较好，加上地形优势，在村内交战，我们的处境是相当被动、危险的。因情况紧迫，来不及回村商量，我只得在水井岭上用手势示意，通知韦立仁同志，把部队迅速从小路隐蔽撤到石背岭东侧待命，同时我也立即跑到石背岭向韦立仁、曾小琳同志汇报敌人情况和对敌人企图的判断。经过共同研究，决定趁敌人尚未摸清我部底细的时刻，要捷足先登，占领进行反击的有利地形，以保证反击的胜利。同时迅速做好反击作战前的各项部署：红光排占领石背岭，选择射击阵地，监视敌人；坚强连转移到苍抱岭南侧待命；我和警卫员覃林全同志到苍抱岭顶观察敌人。当我们跑步爬上附近群山之颠的苍抱岭顶时，发现敌人已由行军队形变为战斗队形，放慢了行进速度。地方团队在四围村南北两边山岭占领阵地，负责警戒；省保安队用两个排作主攻击力，展开队形，朝水井岭方向并进，另一个排稍后四、五百米，作预备队跟进。根据敌情，我草拟了一个简要的作战方案，派覃林全同志送给韦立仁同志。作战方案确定主战场在水井岭一线，兵力使用：（一）由志勇排作预备队，占领石背岭以东一带山地负责警戒，重点是监视国民党驻在古辣的三县联防队的行动；（二）红光排以防御态势，固守石背岭一线，并首先向将要到达水井岭一线的敌人开火，引诱敌人由西向东进攻，使敌误认红光排是我的主力；由连长黄以球带领吴乃夫排，配轻机一挺，隐蔽潜入尖岭北坡，用机枪火力封锁

将要到达局当岭的一排敌人预备队，不准其向前增援；由副连长屈墨林率领屈金甫两个排，配轻机一挺，利用树林掩蔽，从苍抱岭和尖岭之间的凹地运动，向水井岭敌人主攻部队的右侧突然伸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烈拦腰截击。为了适时配合主攻部队的行动，原来以防守为主的红光排在我主力冲下山时，即转守为攻，形成由东南两面夹攻敌人，使敌人主攻部队前后挨打，陷入难以招架的绝境。我随主攻部队坚强连行动。

时机紧迫，在把作战方案送出后，我即把待命在苍抱岭南侧的坚强连连长黄以球和副连长屈墨林，召集到苍抱岭顶上开会，结合现场把敌我双方情况讲清楚后，即向该连下达作战命令。坚强连立即抢登苍抱岭和尖岭，进入作战阵地和出击阵地待命。

中午十二时许，敌人主攻部队登上了水井岭，继续向上施方向推进。在受到石背岭上我红光排猛烈火力阻击后，即在水井岭上占领阵地，用两挺六五轻机及全部步枪的火力向我红光排阵地猛打。我红光排毫不示弱，针锋相对，以机、步枪猛烈火力还击。当时敌人显然未发觉隐蔽在苍抱岭和尖岭上我的主力，而误认红光排是我的主力，石背岭是我的主阵地。因此，他们就只向我石背岭阵地进攻，在两挺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多次向我石背岭红光排阵地发起冲锋，均被我红光排打退。在敌人一个班抢占距主阵地只有二百米左右的前沿阵地细岭时，我红光排仍沉着应战，坚守阵地，毫不动摇。正当我敌双方在水井岭和石背岭之间的攻防战进行得火热、鏖战正酣的时候，我主力坚强连经过攀爬一段崎岖山地的艰苦运动之后，也分别到达苍抱岭和尖岭北坡的作战阵地

和出击阵地，以离弦之箭的速度，突然插入敌人主攻部队水井岭阵地的右侧。顿时，两挺轻机及全连火力齐向敌人阵地猛打。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副连长屈墨林率领两个排，从苍抱岭北坡冲了下来，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水井岭敌人阵地冲杀，拦腰截击。这一下把敌人全都打懵了，阵地也乱了，敌人不得不调转一部分火力来对付我侧面的进攻，减弱正面对我石背岭阵地的火力。我石背岭阵地上的红光排也就趁势发动总攻，把已进到阵地前沿的敌人赶走，撵上水井岭。由于敌人火力分散，我由侧面向敌人进攻的坚强连，也很快把敌人从水井岭南端压到北端，敌人被迫在水井岭北端负隅顽抗战。斗胶着在水井岭进行，打得非常激烈。我敌双方八挺轻机、一挺重机发出巨大的响声激荡在武陵与古辣地区上空，激荡得苍抱岭一带的山地山鸣谷应。在战斗第一阶段，把水井岭南端的敌人压缩到北端的战斗中，我坚强连冲入了敌阵与敌人进行了近距离作战。二排副排长屈学进（屈白话）突入敌阵后，抱着轻机作冲锋枪使用，在敌阵为横冲直扫，发现身后还有敌人，又转身回头向后边的敌人猛打；二排四班班长屈绍七（屈广东）和敌人各占一边坟槽，我抬头他打，他抬头我打，这样把两个敌人击毙了，缴获两枝六五步枪。在我敌双方攻防拼搏的激烈战斗过程中，敌人摆在局当岭的一排预备队，曾几次企图增援被压在水井岭上的敌人，均被我在尖岭北坡上吴乃夫排猛烈的轻机枪火力压住，动弹不得，始终不能越出雷池半步。放在四国村南侧象山上的敌人那挺重机枪，整天都在嘟嘟响个不停，想用火力把我在尖岭北坡的机枪火力压下，为局当岭上的预备队开路，但因距离在千米以上，只能把吴乃夫排机枪阵地前的树枝打断不少，没能损伤

我战士一根毫毛。敌人的地方团队，看到保安队在水井岭上挨打，则在他们驻扎的山头上零零星星地打些冷枪，不敢前进一步。战斗由中午十二时左右打响，一直打到日落西山黄昏后，敌人不支，纷纷向四国和施庵村方向狼狈溃逃，窜回武陵老巢。

战斗结束，打扫战场，计共毙敌十七名，伤十二名，俘五名，缴获六五步枪十六支，轻机预备筒一条，手榴弹六十多颗，子弹（包括两箱完整的）三千多发。我方除了坚强连吴乃夫排第二班副班长李启富同志臂部受伤外，其余无一伤亡。

这一仗打出了我游击队的威风，打掉了敌人的气焰。战斗结束后，下施村即打开闸门欢迎我部队进村。开头讥笑我们是乞儿兵不能打仗的那些家伙，也伸出了拇指头，说：

“看不出。”下施村的闸门打开后，宾阳南区和永淳古辣一带局面也就改观了。